

捷克亡矣

我去年說過，捷克前總統貝奈士是外交家不是軍事家，捷克國之組成由於貝奈士折衝樽俎之功，而捷克之瓦解及其毀滅亦由於貝奈士對軍事無『知己知彼』之明，缺少當機立斷的勇氣之所致。假使去年九月間，貝奈士當危難關頭，不問西歐民主國態度如何，毅然與侵略者英勇作戰，則法國達賴爾庸棄之流迫於輿情與環境，不容其不披髮赴援，而法國赴援之後，蘇俄必能加入，英國張伯倫哈立法克司之流雖欲坐視亦有所不能。捷克只須鎗聲一響，立轉爲『得道多助』的有利地位，決非『螳臂當車』者可比。侵略者將悄悄退兵之不暇，而戰禍必可避免，捷克必賴以保全。縱然退一萬步說，英法坐視不救，（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亦應抱定「戰亦亡不戰亦亡」的原則，毅然與敵周旋，乃以全國付託之重，臨事既畏首畏尾，事後復逃之夭夭，一個共和國大總統躍上美國大學講座，尙復成何事體！所以貝奈士誤國之罪，實浮於其建國之功，這決非過苛之論。

不到半年之久，捷克果然陷於分崩離析的慘運，捷克之亡不亡於今日，早亡於貝奈士俯首受英法羈布之時。我對於捷克人具有高文化及其艱苦建國之過程，對於捷克民主制之不折不扣，向來寄以深切同情；自貝奈士棄甲曳兵而走，繼起執政者如哈嘉總統契伐哥斯基外長之流，於捷克被德國宰割後採取臣服德國的外交政策，當波匈要求接壤時，捷克公然以德國爲後援，公然認賊作父，我欲爲全捷克民族痛哭。

一國之滅亡則滅亡已耳，那能再加蓋『恥辱』的烙印？捷克之滅亡不足憂，而捷克之恥辱不可不瀟雪！滅亡者尚可復興，恥辱一日不瀟雪，即一日無復興之望！

這幾天對捷克最後的一幕悲劇本不願再有所論列，因為要說的話早已說過，但不知什麼動機，忽覺骨髓



哈 嘉



蒂 梭

捷 克

在喉，終以一吐為快。現將一星期經過事實簡述於下：

捷克總統哈嘉，鑒於斯拉伐克族分立派暗中受德國之慫恿，將宣布該省為獨立自由邦，便採取先發制人

的手段，於三月九日改組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內閣，以薛伐克爲該政府總理，並在該省首邑採取軍事措置。不料前總理蒂梭假口未經省議會通過，認改組令爲違法，一面向希特勒聲訴，請求援助斯族之獨立，一面強迫省議會通過新憲法，宣布成立立獨自由邦。捷政府鑒於事態之擴大，再下改組令，以中央政府協理薛陀爾爲總理，最後且有仍以蒂梭爲總理以示讓步之意。乃蒂梭於十三日奔德乞援，當晚返抵勃拉蒂斯拉伐城，翌日省議會正式宣布獨立。

當事機發動之初，德報痛斥捷政府，維也納無線電台每半小時用斯拉伐克語促請斯族反抗捷克中央政府，斯族境內之少數日耳曼人則流行『我們等候三月十五日』一語。德政府乘機向捷政府提出要求，捷克須改建三個獨立邦，即（一）波希米亞，（二）斯洛伐克，（三）喀爾巴阡烏克蘭，一面秣馬厲兵以待。乃蒂梭赴柏林遞降表之後，事態發展之速竟出德元首預期之外，故德軍於十四日長驅而入捷境，大有席捲全國之勢。捷政府下令不許抵抗，摩拉維亞捷軍自動繳械，官吏警士自動退出。

匈牙利見捷克行將瓦解，乘機致最後通牒於捷政府，限捷軍退出喀爾巴阡烏克蘭省，此牒於十五日上午二時滿期。是時該省已宣布獨立，伏洛辛神父仍任總理，亦電請希特勒援助。匈政府致最後通牒於伏洛辛，限其交政權於匈陸軍當局，而匈軍大部亦已開入該省。現聞匈軍已開抵波捷邊境，波境守兵向之歡呼。聞伏洛辛逃往羅馬尼亞之錫格希特城。一說地方軍與匈軍發生衝突。

德軍一部已向喀爾巴阡烏克蘭省進發，因見匈軍先到，立將該部撤回摩拉維亞波希米亞二省，而以伐河爲界，聲稱贊成匈牙利此舉，對伏洛辛之請援未便考慮。

哈嘉總統鑒於大勢已去，十四日馳抵柏林，與希特勒作有關摩拉維亞、波希米亞命運之重要談話，當晚成立協定，以捷克國家及人民之命運完全付託於德國元首，希氏慨然允諾，表示德國決予捷克人民以保護，並予以自治權，俾能發其特性，簽字者爲哈嘉及捷外長契伐爾哥夫斯基，德元首及外長里本特洛甫四人。至是摩波二省建立獨立邦之議，亦成畫餅，同時哈嘉對匈政府之通牒聲明接受。十四日捷克無線電廣播謂德捷有歷史上地理上之聯合性，哈嘉總統表示此行使命乃將捷克成爲歷史名稱，今後爲大德國之一部。

十五日德軍開入捷克，適爲併奧一週年紀念，城內大方場數千捷克人悲淚直流，齊聲高唱捷克國歌，並向德軍作噓噓之聲。同日下午七時，德元首抵捷克，任命白勞希執掌波摩兩省政權，宣布兩省爲德國之「波摩保護地」，捷克遂告淪亡。

把上面情形檢討一下，捷克滅亡之速還在德元首希特勒估計以上，時局本不嚴重，因德國之干涉而嚴重，因蒂梭之遞降表而至不可救藥。捷克民族不失爲世界優秀民族，何竟產生這一批昏庸無恥的亡國之夫！哈嘉、契伐爾哥夫斯基之流，於蒂梭遞降表之後，再往柏林遞二次降表，人之無能無恥，何竟一至於此！我覺得滅亡之可悲尙在其次，而以少數觀顏事仇的敗類，侮辱全捷克族人格，其可悲可恥可怒可恨孰甚！幸有普拉格廣場中還有忠肝義膽的數千捷克人，德軍之昂然經過而滿臉流淚，我不禁亦爲之滿臉流淚，這或者就是捷克民族第二次復興的先機。

哈嘉、契伐爾哥夫斯基不足責，蒂梭及欲爲蒂梭而不得的伏洛辛神父更不值污我楮筆，說來說去，捷克斯拉伐克共和國還是被她的建國者貝奈士斷送了。捷克悲劇之最後一幕爲去年慕尼黑協定延續之一幕，英

法既已放棄於前，必不圖挽救於後。總之，捷克以少數民族問題而興（捷克斯拉伐克等族，原係大戰前奧匈帝國內之少數民族），亦以少數民族問題而亡（近日各民族之分離運動），成於英法亦亡於英法，不亡於敵而亡於友，成於貝奈士之手亦亡於貝奈士之手。再則捷克之亡，不亡於外患而亡於內奸，去年有一個刁鑽古怪的漢倫，今年又出一個戀權賣國的蒂梭。希特勒造成「中歐霸主」，其基礎不建築於飛機大炮坦克車之上，而建築於殷嘉德、漢倫、蒂梭的身上。

做內奸的蒂梭會有好結果嗎，我敢斷言其必無。捷克人與斯拉伐克人於上次歐戰發生時共同奮鬥，一八一八年成立獨立共和國，這兩族為新興國主要民族，即以兩族聯合之名稱為國名。捷克為民主立憲標準國，政府政崇寬大，人民安居樂業，莫說斯拉伐克族處於優越地位，即該國其他少數民族均能保持其固有之習俗語言，為各國少數民族中之處境最優者。倘斯拉伐克族在捷政府共存共榮之條件下仍自視為被壓迫民族，因而乞援於德國，奉希特勒為解放民族之救主，寧非天下至滑稽至荒唐之舉？希特勒恢復國權自有其膽識過人之處，但德國本國人民亦惟惓惓吟於其黷武政策下，若視為解放民族的救星，與視慕沙里尼為阿比西尼亞之解放者同一奇特。

斯族今日雖獲得表面上之獨立，暗中已淪為日耳曼民族征服地，一隻懦羊臥於猛虎之側，早晚必為所噬。希特勒雖以挑撥一國內亂為其侵略之前奏曲，然「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倘非蒂梭熱中個人權位，捷克之亡必不如此之速。蒂梭對國家為背叛，對民族為不忠，其內奸資格尚不够與殷嘉德、漢倫、為比，因為那兩個是顧影自憐的日耳曼人，而蒂梭從娘胎裏就不能變更其「斯拉伐克人種」之地位。

善哉蒂梭致希特勒之電文曰：『斯拉伐克國以對於大德意志國大元首之最大信心，自願委身於閣下保護之下，伏祈閣下俯允』，於是大元首報之以「OK」。我們再把眼光移射於美國，美境內斯族主席蓋拉台克發表談話，反對分立運動，謂斯族自由從此已矣，可見斯族之分立運動絕非斯族公意，只是蒂梭及少數敗類的賣國勾當。

希特勒的戲法越變越靈，一面牢守『見可必進知難則退』的八字妙訣，一面由『不戰而勝』進化到『不勞而獲』。他對摩巴兩省之進兵爲『見可必進』，對喀爾巴阡烏克蘭省之悄悄退兵爲『知難則退』。他本意想把整個捷克抓在手裏，因見匈牙利之『當仁不讓』，馬上向匈牙利陪着笑臉，許其分管一隅。

他怕匈牙利嗎？那當然不會，怕的是站在匈牙利背後的意大利，對於匈牙利『與國』波蘭及與捷克接壤的羅南兩國亦不能無所顧忌。自德匈軍分割捷克後，華沙電稱，波蘭各界未審此舉究竟爲利爲害，波蘭外長柏克召見羅匈兩國公使，欲將喀省羅人住居地劃歸羅國，以謀羅國之諒解，並稱波蘭對捷克無領土要求。同時波蘭使者報載稱，『德國在我國南部擴展勢力，殊非吾國之福，該國頗有鼓動烏克蘭族分立運動之意向，且慣於利用分立運動以削弱其鄰邦力量，吾人於捷克之遭遇獲有實例』。

一舉手一投足之勢，不折一兵不費一錢，而吞噬『中歐牛頭魚』，當然又是希特勒生平得意之作。此一舉動，不僅英法蘇吃了啞虧，即嘗了甜頭的匈牙利亦只是憂喜參半，羅南兩國與捷克爲同巢之鳥，更無論矣。豈但如此，意國亦爲吃啞虧之一個。英法蘇吃了啞虧，還可喝一聲倒采，意國却要替『老把弟』捧場。希特勒從此洗手嗎？那斷乎不會。德國東進政策之最後階段是在東歐建立烏克蘭傀儡國，把蘇俄烏克蘭

省、波蘭加里西亞省、捷克喀爾巴阡烏克蘭省一併圈入，爲進攻蘇俄之第一步。這麼說，此次德軍之退出喀省係『留爲後圖』，具有和緩波匈意三國之作用，而該地不啻德國之『白璧與馬』寄存於『匈牙利外府』，遲早是要收回的。所以波匈接壤一事雖爲波蘭人所渴望，而接壤一旦實現後，波蘭人欣慰之餘，對捷克尙抱『鬼死狐悲』之感。

波蘭境內同樣有日耳曼族及烏克蘭族，波德間久懸未決的糾紛有但澤及走廊問題，這毒癰遲早是要破潰的。我從前說過，奧國滅亡爲捷克滅亡之先兆（因捷克陷於德國三面包圍中），現在的波蘭，其處境一如奧國滅亡後的捷克（亦陷於德國三面包圍中）。波蘭向以蘇德爲兩個假想敵，尤以德蘇一旦發生戰事波蘭將陷於夾攻中爲慮，這危機已一步步逼近一步，但波蘭的真正敵人是德國不是蘇俄。我們預料波蘭今後動向將與羅馬兩國結成『東歐新防德陣線』，倘德國欲從『外府』中取回『白璧與馬』，這三國假使不產生哈嘉、蒂梭一流人物，必將投袂而起，以武力與德國周旋。這種新結合一旦成熟時，近與蘇意相提攜，遠以英法爲聲援，未嘗不是延展第二次大戰的有力因素。

自希特勒席捲捷克後，凡是住有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國家，如瑞士、荷蘭、比利時、丹麥、波蘭、立陶宛等（甚至蘇俄也在其內），那個不提心弔膽？米美爾問題已有油然而作雲之勢。現在已看見的反響，瑞士、羅馬尼亞先後有『武力捍衛國土』的表示，南斯拉夫舉行反德示威運動，英國商務大臣史丹萊中止柏林之行，保加利亞學生罷課三日（按、保國爲修改和約派，與小協約及巴爾幹半島諸國向採不合作主義，此事頗堪注目）。倘希特勒再放『連珠炮』，那麼第二次大戰馬上有爆發可能。

然而根據過去事實，希特勒只是『撲克聖手』，每次掀起巨浪必『適可而止』，經過相當消化期，使各國緊張空氣歸於平淡，然後再祭起第二件法寶。他善於表演戰爭姿態，而實際戰爭是德國所不需要的。這次捷克問題未發生之先，一般人逆料殖民地問題及西班牙問題將爲德國最近目標，然而這兩個問題英法深感同膚之痛（甚至連美國也在其內），不像對捷克問題之痛癢不關（因去年已表示放棄了），所以希特勒撥轉馬頭，繼續其囊括中歐的第一步東進政策。

倘東進而漫無止境，首先將與波羅兩國發生衝突，甚至『老盟兄』望望然與之割席，隨後蘇俄必揜袖而起，希特勒雖日以『征蘇討赤』爲號召，至少在現階段內，他不會蠢到鼓起勞師襲遠的勇氣。因此我認爲現在希特勒進無可進，又輪到『知難則退』的時期了，同時認爲歐局雖緊張萬狀而不至立時破裂者以此。

希特勒今後短期中的戲法，我們可預料到的有兩種：第一，在有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各國內加工製造殷嘉德、渾倫、蒂梭之流，使之不戰而潰，而在東南歐繼續進行其分化政策及經濟侵略。第二，幫助『老把弟』在東方火上加油，藉以牽制英法，使之首尾不能相顧。現在最可注目的是意國，同時笑啼皆非最難自處的也是意國。她眼睜睜望着『老把弟』耀武揚威，其本身只有『幫凶』之害，而無『分贓』之利，這決非野心勃勃的慕沙里尼所能忍受的。並且進一步說，老把弟愈是揚眉吐氣，她愈是垂頭喪氣，羅馬大帝國的夢被中歐大帝國一脚踢醒了，循多惱河進而伸足於巴爾幹半島的雄圖被老把弟捷足先得，『鄰之厚即君之薄』，他表面替老把弟拍掌叫好，暗中害着無名腫毒病。

假使他趁火打劫，也變一套拍案驚奇的把戲吧，但法國非捷克可比，而在南斯拉夫似乎不易馬上物色到

蒂梭一流人物。假使希特勒進一步，慕沙里尼也跟着進一步，那便是二次大戰爆發，合把兄弟之力，輔之以遠遠的另一把弟，還不够與英、美、法、蘇、中及東歐、北歐、西歐若干小國爲敵，而且德國也許『敬謝不敏』，不願爲把兄分担風險。那麼，意國投入英法之懷抱，而與老把弟一算中歐之新舊賬吧，這也不是『生意經』，一來俯首求人終不能造成其『一等強國』之地位，二來單絲不成線，將失其『同惡相濟』的一件法寶。想來想去，比較輕而易舉的是『跨海征東』，把阿爾巴尼亞一口咬下。英法對阿爾巴尼亞同樣爲痛癢不關，而久爲意國『藩屬』的阿王左格一世近有『叛離』傾向，阿軍不堪一擊，意國可不費吹灰之力而於阿比西尼亞之外再得一『阿』，聚阿貓阿狗於一堂，化亞得里亞海爲湖沼，並作進窺南斯拉夫之準備，似乎比坐觀老把弟之狼吞虎嚥而自己饑涎欲滴者較爲得計。

捷克滅亡所能引起的後果，一爲促進英、美、法、蘇、中諸大國之團結，尤其英美、英蘇結合將見具體化；二爲增進美國人對全能國厭惡之心理；三爲促進東歐乃至北歐及巴爾幹半島諸國之大團結；四爲西歐諸小國之岌岌自保；以上四項，是說過去各大國或小國對德國猶存妥協苟安之心理，今後當不復存在；五爲縮短二次大戰的距離，但非目前即將爆發。倘民主國恍然於過去『以肉飼虎』之非計，加緊團結起來，一而運用外交手腕，把德十字街頭的意國拉回『斯特萊薩』陣線，那麼多行不義的猛虎必有自斃之一日。

論者謂現代戰爭，經濟第一代替軍事第一，即一國之強弱繫於其富貧，這話雖不無片面理由，但從捷克問題演變的結果，我們另發現『民族第一』的鐵則。民族爲一國最大本錢，最大武器，其力量超於經濟與軍事。捷克爲優秀民族而非龐大民族，故不免陷於滅亡，德國民族散布於全歐各境，故能今天投一顆巨彈，明

天放一把野火。推而言之，大民族必爲大強國，世界上只有弱小民族而無弱大民族。

但是世界上有一決決大國，其民族有四萬萬五千萬，佔全世界各民族總數四分之一，尙處於被壓迫之地位，這是這一民族莫大的恥辱。德國以六七千萬人口而轉弱爲強，而稱雄於全世界，那麼我中華民族得天獨厚，具有全世界各國最大本錢與最大武器，其必能完成自衛自救工作，是毫無可疑的。中國至今尙蒙「一弱大」的怪名稱，將來有一天完成自衛自救工作，完成建國任務，爲弱小民族樹一楷模，爲被壓迫民族一吐鬱抑不平之氣，才是轉弱爲強化恥辱爲光榮之一日。

但中華民族不含有稱雄世界的野心，歷史上吾族爲和平民族，目的限於自衛自救，決不侵略別人的尺寸領土。換言之，日耳曼民族之發展足以威脅和平，中華民族之復興爲奠定世界和平之基石。

我們的另一教訓：民族之復興，必以民族之團結力爲其先決問題。遠者姑不論，近如西班牙政府之傾覆由於奈格林與米亞加互相火併，捷克之滅亡由於捷克族與斯拉伐克族互相離離，物不腐則蟲不生，是民族求存的唯一信念。

(一九三九，三，十八。)

從捷克問題說到其它

捷克被譽爲『歐洲民治國的標本』，前總統馬薩累克和現任貝奈士總統在建國過程中有不少的可泣可歌的史料。上次大戰前，他們是奧匈帝國內的少數民族，備受壓迫與歧視；戰後建國告成，他們自己居於主要

民族的地位，不願以自己所受者施之於人，所以他們對待境內少數民族極寬厚，容許其採用固有文字，並享受同等的選舉權。這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從好的方面看，多數民族常以同化少數民族為政策，少數民族則以脫離多數民族的統治為職志，以此激動民族間相爭相厄的怒潮，終於一發而莫可收拾。像捷政府所採的懷柔政策，不啻「不同化之同化」，所以波希米亞一帶的日耳曼民族懾於祖國（德國）雷厲風行的黨化政策，都存着「避地桃源，樂不思蜀」的感想，而捷境內馬扎爾族社會黨簡直沒一個願回到匈牙利去的。從壞的方面看，對少數民族之寬大，給他們以充分言論自由及集會結社之自由，無形中獎進其民族意識，予以宣傳便利，過去捷政府優容蘇台德黨競選勝利，未始不可視為「養癰貽患，引狼入室」之舉。當蘇台德黨選舉勝利時，該黨領袖漢倫曾以宣誓效忠捷克及斷絕國社黨關係為條件，要求取得該區廣泛自治權，自德奧合併後，蘇台德黨在裏應外合之情勢下，突向捷政府提出更七自治權和廢棄蘇捷協定兩項要求，同時德國鑒於法意談話因西班牙問題陷於停頓，乘機威嚇捷政府，意在使之接受蘇台德黨要求，並助該黨在捷克市鄉選舉中獲得勝利，這是捷克問題陡然緊張的由來。

外傳德波集中兵力於捷邊，同時捷軍動員防邊，惶惶然如臨大敵。捷克族在緊張空氣下，同樣煽起民族之怒火，與日耳曼族發生局部衝突，捷政府和漢倫都幾乎失却約束部衆的能力。

捷政府當事機危迫時，風馳電掣地布置防務，也許有人認為以小敵大，太不量力了的，但這種破釜焚舟的勇氣，不屈不撓的精神，是每個獨立國所不可缺少的。惟其如此，所以德國知道捷克不可侮而不敢輕於伸手，英國才手忙腳亂地進行調處工作，否則希特勒是個「見可則進知難而退」的聰明漢，難保不「弄假成真乘

虛而入』，英國素抱犧牲弱小以求苟安的心理，英國不出頭，法國對捷克也許愛莫能助，那捷克便有淪爲第二奧國的危險。

捷克建國後充滿着蓬蓬勃勃的朝氣，這由於貝奈士總統是個天才外交家，國人特爲長城，前總統馬薩累克僞爲腹心。捷克處於德國進攻烏克蘭的孔道，德軍進攻蘇俄，假道波蘭殊有未便，但占領捷克却是一條捷徑。占領捷克後，進而席捲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石油與糧食取攜不盡。所以從多憐河展足於巴爾幹半島是希特勒多年來的錦囊妙計，德奧合併是這條妙計的初步，奧國幻滅後，捷克便陷於德國半月形包圍之中。

貝奈士早料到這一着，他和同病相憐的羅南兩國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小協約』，這三國同爲奧匈帝國大腳領土的繼承者，同把德國當作假想敵。若干年來，貝奈士僞爲小協約盟主，小協約號稱『法國之衛星』，但是貝奈士仍覺遠水難救近火，於一九三五年簽訂蘇捷互助公約，造成東西呼應的局勢。他得了這兩個精壯無比的鏢師，還想進一步把意大利拉過來，他是意大利與小協約在中歐的利害發生衝突時的居間調處者。貝奈士心目中只有德國一個敵人，法意協定成立時，貝奈士外交成就幾乎達到最高峰，他準備把意大利領導下的多憐河集團和法國所領導的小協約搓成一片，再把小協約與巴爾幹公約簽字國聯繫起來，這計畫一旦完成，不啻築成一道堅不可摧的堡壘，堵塞德國東進之路。不料意阿戰事發生，一切都成泡影，希特勒心才放下一塊石頭。總之，貝奈士把德國當做唯一的敵人，德國把他當做鉤心鬥角的壞蛋，一個想利用多邊公約來布成長網，一個利用民族意識來煽動對方內亂，雙方各顯神通，各有一套巧妙戰法。

這次德國喉使蘇台德黨提出『廢棄蘇捷協定』的要求，其用心是非常毒辣的，她知道英國對蘇俄始終含有幾分敵意，英國只求避免戰事，對蘇捷及法蘇協定不感興趣。張伯倫既耍了一套『分離德意軸心』的戲法，希特勒便用『拆散法蘇及蘇捷關係』還他一報。好在這問題可使英國保守黨中之舊派感覺幾許的鬆快，目前盛傳英國有勸捷政府接受這項要求之說，不是毫無根據之談。但捷克的國境被波蘭、德國、匈牙利緊緊包裹着，只有通羅馬尼亞一線之地是安全地帶，如果承認這項要求——間接是德國的要求——不僅損害國家的尊嚴，分明是「棄友助敵，自陷孤危」的不智之舉。

捷克問題由緊張趨和緩，英國一面斡旋一面警告德國之功為不可沒，但英人富於妥協性，慣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步驟，假使英國勸捷克過分讓步，那便是『為德不卒』，那便是正投希特勒之所好，那便是英國人自己『養癰貽患』。中歐星星之火，目前雖無燎原之患，遲早終有熊熊吐餓之一日。

德意在中歐及巴爾幹半島的多端衝突，慕沙里尼鑒於德國經濟危機及外交上之孤立，德意合作是不會長久下去的。可是慕氏對拆散法蘇及蘇捷協定一事却與希特勒抱有同感，而願予以支持。慕氏早蓄有以『四強協定』代替國聯機構的野心，單把蘇俄攆諸歐洲舞台之外，然後他可以左提英，右挈德，居奇見重於歐洲強國之林。他的這個抱負，剛巧與現實主義的張伯倫不謀而合，英意協定成功了，法意談話開始了，此後由意國之媒介進行英德談話，再由英國之媒介接開法德談話，四強公約豈不有『水到渠成』之望？現在希特勒所搬演的戲法不是真刀真鎗的武劇，而是一套『移花接木』的幻戲，要把全世界目標從德國轉移到蘇俄，使蘇俄陷於孤立，使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之對峙變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對峙。別人看他是個心粗氣浮的漢

子，他却自命爲足智多謀的能手。

(一九三八，五，廿七。)

中歐牛頭魚

貝奈士於去年十二月當選捷克大總統，高坐波希米亞故宮，昂昂然不可一世。但內外多難，預算不敷，農村不景氣，失業激增，而四境陷於耿耿虎視者的包裹中，尤以德國而目爲最猙獰。

貝奈士於開國時即任外交部長，周旋於諸大國間，其地位恰似春秋時的鄭子產。捷克陸軍甚弱，捷克人常常自豪地說，『別人有雄兵十萬，猛將千員，咱們的陸軍只有一個人。』這個人便是折衝禦侮的貝奈士。

地理學者常把捷克比做『牛頭魚』，頭部最肥美，插入德國的褲腰裏，南部緊靠着匈牙利，匈牙利仇視捷克的程度更甚於德國，因爲捷克領土大部是從匈牙利身上割下來的。北部——腹與尾——都與波蘭相接近，波蘭以前倒沒有問題，現在也睜起銅鈴般大眼，想嘗嘗魚尾的滋味，只有尾部一小塊與羅馬尼亞依偎着，算得國境最安全的區域。

有一位波蘭領事，在波蘭僑民最多的區域公開地演說，『這兒應當是屬於波蘭的，我們不久便拿頭去』。捷克政府聽了怪生氣，要求該領事退出國境，從此波捷的國交不睦。自波德攜手後，戈林將軍與波蘭要人一會兒獵狩取樂，一會兒杯酒言歡，捷政府提心弔胆已不知多少次數了。匈牙利問題更是捷克的致命傷，匈牙利總理賈波士是著名修改和約派，以恢復舊疆土爲其唯一職志，與奧國哈布斯堡王朝時刻進行復辟

克

捷

的頑意兒，一切的一切都使這尾牛頭魚有身居鼎鑊之憂。

希特勒是歐洲的凶神太歲，他很想嘗嘗『燒魚頭』的臭味。說也難怪，捷克頭部的工業資源太豐富了，德奧合併一旦實現，捷克雖欲埋首於德國的褲腰，恐不可復得。捷克恰當德國入烏克蘭的孔道，希特勒對烏克蘭早晚要動手，捷俄邦交素稱親善，到那時，德軍也要假道，俄軍也要假道，恐怕捷克的情形會與我國滿蒙一帶相差不遠。

歐洲政論家都說奧國現狀不易永久維持下去，將來的變局，或許是復辟，或許與德國合併，兩者都不是捷克的利益。捷政府曾宣言，『奧國如復辟，捷克當立即動員應付』。上面說過，捷克的陸軍只有一個人，他拿什麼本領應付呢？她所恃以無恐的就是中歐小協約集團——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

捷克有一內在的危機，就是少數日耳曼民族問題。

人都知道奧國、米美爾、但澤、都有國社黨，却很少注意到捷克也有國社黨的。捷克總人口爲一四・七二九・〇〇〇人，其中捷克及斯拉伐克兩民族共占九・六八八・〇〇〇人，日耳曼民族占三・二三一・〇〇〇人，匈牙利民族占六九二・〇〇〇人，羅泰尼亞人占五四〇・〇〇〇人，波蘭人占八一・〇〇〇人。捷克以極端民主制自豪，對待少數民族之寬厚在歐洲紀錄爲第一，各民族可自由保持其固有文字，採用固有宗教、學校及報紙，選舉議員時有同等權利。日耳曼民族聚居於波希米及西里西亞一帶，以優秀民族自居，眼看着捷克及斯拉伐克兩民族高握政柄，頗不服氣。他們住居的區域同時也是高度工業區域，自世界不景氣以來，越是工業發達，越是失業嚴重，經濟上原因更使他們感覺不滿，這是『漢倫』派抬頭的動機。

漢倫是一位體育家，上年選舉，該派躍為國會第二大黨。漢倫曾宣誓效忠共和，但要求日耳曼民族居區域須成為自治省區，這話說得很巧妙，在統一政府下另劃單獨集團，真意何在，不言而喻。漢倫以宣誓效忠共和及斷絕德國社黨關係為條件，取得憲法上賦予的特權，及在國會占有議席。有人勸前總統馬薩累克取締漢派，馬老先生說，「民主制應當一視同仁，不宜偏於某一團體，再說我是服膺柏拉圖學說的」。

漢派崛起的原因，除經濟關係外，還有日耳曼民族意識特強之一點。政府寬大為懷，他們愈可以自由活動，言論自由予他們以宣傳便利。德國近在咫尺，金錢接濟不成問題。去年九月，漢倫在『海達』當着黨徒四萬人演說，「要拯救兄弟姊妹們於飢餓之中，只有要求國際的援助」。國際兩字頗可玩味。九月二十一日，普拉格報批評漢倫仍與德國社黨暗通聲氣，漢倫控之於法院，該報提出若干證據，（一）國社黨便衣隊加入漢派集會，（二）捷克某銀行接濟漢派用費，該銀行是人所共知的柏林某銀行的代表。另有一位曾任駐奧公使的溫克勒復提出許多事實證明一切，這場官司漢倫未能取勝。普拉格報來頭亦復不小，它是捷政府的機關報。

去年選舉戰的結果，貝奈士當選總統，漢派亦一躍而占議會中第二把交椅，兩派平衡發展，將來那個執『牛頭魚』的牛耳，倒是一件很有興趣的問題。不過，捷克外迫於強鄰，內迫於漢派，能否永久保持其獨立及民主制，就要看中歐第一流外交家貝奈士的手腕了。

（一九三六，四，十六。）